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一〇七回 悞徐慶拜求展熊飛 病蔣平指引陳起望

且說盧方白玉堂亡後，每日茶飯無心，不過應個景而已。不多時，酒飯已畢，四人閒坐。盧方因一夜不曾合眼，便有些困倦，在一旁和衣而臥。韓彰與蔣平二人計議如何盜取骨殖，又張羅行李馬匹。獨獨把個悞爺撇在一邊，不瞅不睬，好生氣悶，心內輾轉道：「同是結義弟兄，如何他們去得，我就去不得呢？難道他們盡弟兄的情長，單不許我盡點心麼？豈有此理！我看他們商量的得意，實實令人可氣。」站起身來，出了房屋，便奔展爺的單間而來。剛進屋，見展爺方才睡醒，在那裡擦臉，他也不管事之輕重，撲翻身跪倒道：「哎呀！展大哥呀！委屈煞小弟了。求你老幫扶幫扶呀！」說罷，痛哭。倒把展爺嚇了一跳，連忙拉起他道：「三弟，這是為何？有活起來說。」徐慶更會撒潑，一壁抽泣著，一壁說道：「大哥，你老若應了幫扶小弟，小弟方才起來；你老若不應，小弟就死在這裡了！」展爺道：「是了，劣兄幫扶你就是了。三弟快些起來講。」徐慶又磕了一個頭，道：「大哥應了，再無反悔。」方立起身來，拭去淚痕，坐下道：「小弟非為別事，求大哥同小弟到五峰嶺走走。」展爺道：「端的為著何事？」徐慶便將盧方要盜白玉堂的骨殖說了一遍：「他們三個怎麼拿著我不當人，都說我不好。我如今偏要賭賭這口氣。沒奈何，求大哥幫扶小弟走走。」展爺聽了，暗暗思忖道：「原來為著此事。我想蔣四弟是個極其精細之人，必有一番見解。而且盜骨是機密之事，似他這魯莽烈性，如何使得呢？若要不去，已然應了他，又不好意思。而且他為此事屈體下禮，說不得了，好歹只得同他走走。」便問道：「三弟幾時起身？」徐慶道：「就在今晚。」展爺道：「如何恁般忙呢？」徐慶道：「大哥不曉得，我二哥與四弟定於後日起身。我既要賭這口氣，須早兩天。及至他們到時，咱們功已成了。那時方出這口惡氣。還有一宗，大哥千萬不可叫二哥四弟知道。晚間我與大哥悄悄的一溜兒，急急趕向前去，方妙。」展爺無奈，只得應了。徐慶立起身來道：「小弟還到那邊照應去。大哥暗暗收拾行李器械馬匹。起身以前，在衙門後牆專等。」展爺點頭。

徐慶去後，展爺又好笑又後悔，笑是笑他粗鹵，悔是不該應他。事已如此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叫過伴當來，將此事悄悄告訴他，叫他收拾行李馬匹。又取過筆硯來，寫了兩封字兒藏好。然後到按院那裡看了一番，又同眾人吃過了晚飯。看天已昏黑，便轉回屋中，問伴當道：「行李馬匹俱有了？」伴當道：「方才跟徐爺的伴當來了，說他家爺在衙門後頭等著呢。將爺的行李馬匹也攏在一處了。」展爺點了點頭，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個字柬來道：「此柬是給公孫老爺的，此柬是給蔣四爺的。你在此屋等著，候初更之後再將此字送去，就交與跟爺們的從人，不必面遞。交待明白，急急趕赴前去。我們在途中慢慢等你。這是怕他們追趕之意，省得徐三爺抱怨於我。」伴當一一答應。

展爺卻從從容容出了衙門，來到後牆，果見徐慶與伴當拉著馬匹，在那裡張望，上前見了。徐慶問道：「跟大哥的人呢？」展爺道：「我叫他隨後來，惟恐同行叫人犯疑。」徐慶道：「很好。小弟還忘了一事，大哥只管同我的伴當慢慢前行。小弟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回身去了。

且說跟展爺的伴當，在屋內候到起更，方將字柬送去。蔣爺的伴當接過字柬，來到屋內一看，只見盧方仍是和衣而臥，韓彰在那裡吃茶，卻不見四爺蔣平。只得問了問同伴，說在公孫先生那裡。伴當即來到公孫策屋內，見公孫策拿著字柬，正在那裡講論，道：「展大哥囑咐小心奸細刺客，此論甚是。然而不當跟隨徐三弟同去。」蔣平道：「這必是我三哥磨著展大哥去的。」剛說著，又見自己的伴當前來，便問道：「什麼事件？」伴當道：「方才跟展老爺的人給老爺送了個字柬來。」說罷，呈上。蔣爺接來打開看畢，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說是我三哥磨著展大哥去的，果然不錯。」即將字帖遞與公孫策。公孫策從頭至尾看去，上面寫著：「徐慶跪求，央及劣兄，斷難推辭，只得暫時隨去。賢弟見字，務於明日急速就到，共同幫助。千萬不要追趕！惟恐識破了，三弟面上不好看。……」云云。公孫策道：「言雖如此，明日二位再要起身，豈不剩了盧大哥一人，內外如何照應呢？」蔣平道：「小弟回去，與大哥二哥商量。既是展大哥與三哥先行，明日小弟一人足已夠了。留下二哥如何？」公孫策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看班房的差人慌慌張張進來道：「公孫老爺，不好了！方才徐老爺到了班房，吩咐道：『你等歇息，俺要與姓鄧的說句機密話。』獨留小人伺候。徐老爺進屋，尚未坐穩，就叫小人看茶去。誰知小人烹了茶來，只見屋內漆黑，急急喚人掌燈看時，哎呀！老爺呀！只見鄧車仰臥在牀上，昏迷不省，滿牀血漬。原來鄧車的雙睛，被徐老爺剜去了。現時不知鄧車的生死。特來回稟二位老爺知道。」公孫策與蔣平二人聽了，驚駭非常，急叫從人掌燈來至外面班房看時，多少差役將鄧車扶起，已然甦醒過來，大罵徐慶不止。公孫策見此慘然形景，不忍注目。蔣平吩咐差人好生服侍將養，便同公孫策轉身來見盧方，說了詳細，不勝駭然。大家計議了一夜。

至次日天明，只見門上的進來，拿著稟帖遞與公孫先生一看，歡喜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快請，快請。」原來是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蕙，自從押解金面神監驕賽方朔方貂之後，同到茱花村，本欲約會丁兆蘭同赴襄陽，無奈丁母欠安，雙俠只得在家侍奉。北俠告辭，丁家弟兄苦苦相留。北俠也是無事之人，權且住下。後來了母痊癒，雙俠商議，老母是有了年歲之人，為人子者不可遠離膝下。又恐北俠踽踽涼涼一人上襄陽，不好意思；而且因老母染病，晨昏問安，耽擱了多少日期，左右為難，只得仍叫了二爺隨著北俠同赴襄陽，留下丁大爺在家奉親，又可以照料家務。因此北俠與丁二爺起身。

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來到襄陽太守衙門。可巧門上正是金福祿，上前參見，急急回稟了老爺金輝，立刻請至書房，暫為少待。此時黑妖狐智化早已接出來，彼此相見，快樂非常。不多時，金太守更衣出來，北俠與丁二官人要以官長見禮。金公那裡肯受，口口聲聲以恩公呼之。大家謙讓多時，仍是以賓客相待。左右獻茶已畢，寒溫敘過，便提起按院衙門近來事體如何。黑妖狐智化連聲歎氣道：「一言難盡！好叫仁兄賢弟得知，玉堂白五弟遭了害了。」北俠聽了，好生詫異，丁二爺不勝驚駭，同聲說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！請道其詳。」智化便從訪探沖霄樓說起，如何遇見白玉堂，將他勸回；後來又聽得按院失去印信，想來白五弟就因此事拚了性命，誤落在銅網陣中傾生喪命，滔滔不斷，說了一遍。北俠與丁二爺聽畢，不由的俱各落淚歎息。所謂「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，原是聲應氣求的弟兄，焉有不傷心的道理。因此也不在太守衙門耽擱，便約了智化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而來。早見公孫策在前，盧方等隨在後面，彼此相見。雖未與盧方道惱，見他眼圈兒紅紅的，面龐兒比先前瘦了好些，大家未免唏噓一番。獨有丁兆蕙拉著盧方的手，由不得淚如雨下。想起當初陷空島與茱花村不過隔著蘆花蕩，彼此義氣相投，何等的親密，想不到五弟卻在襄陽喪命，而且又在少年英勇之時，竟是如此夭壽，尤為可傷。二人哭泣多時，還虧了智化用言語勸慰。北俠也攔住丁二爺道：「二弟，盧大哥全仗你我開導解勸，你如何反招大哥傷起心來呢？」說罷，大家來到盧方的屋內，就座獻茶。北俠等三人又問候顏大人的起居，公孫策將顏大人得病的情由述了一番。三人方知大人也是為念五弟欠安，不勝浩歎。

智化便問衙門近來事體如何。公孫策將已往之事一一敘說，漸漸說到拿住鄧車。蔣平又接言道：「不想從此又生出事來。」丁二爺問道：「又有何事？」蔣平便說：「要盜五弟的骨殖。誰知俺三哥暗求展大哥幫助，昨晚已然起身。起身也罷了，臨走時俺三哥把鄧車二目剜去。」北俠聽了皺眉，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智化道：「三哥不能報仇，暫且拿鄧車出氣。鄧車也就冤的很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若論鄧車的行為傷天害理，失去二目也就不算冤。」公孫策道：「只是展大哥與徐三弟此去，小弟好生放心不下。」蔣平道：「如今歐陽兄智大哥丁二弟俱各來了，妥當的很。明日我等一同起身。行中留下我二哥服侍大哥，照應內外。小弟仍是為盜五弟骨殖之事。歐陽兄三位另有一宗緊要之事。」智化問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蔣平道：「只因前次拿獲鄧車之時，公孫先生與展大哥探訪明白：原來襄陽王所仗者飛又太保鍾雄，若能收伏此人，則襄陽不難破矣。如今就將此事托付三位弟兄，不知肯應否？」智化丁兆蕙同聲說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四弟不必問我等應與不應，到了那裡，看勢做事就是了，何能預為定准。」公孫先生在旁，稱贊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」

說話間，酒席早已擺開，大家略為謙遜，即便人席。卻是歐陽春的首座，其次智化丁兆蕙，又其次公孫策盧方，下首是韓彰蔣平。七位爺把酒談心，不必細表。

到了次日，北俠等四個別了公孫策與盧韓二人，四人在路行程。偏偏的蔣平肚泄起來，先前還可掙扎，到後來連連泄了幾次，覺得精神倦怠，身體勞乏。北俠道：「四弟既有貴恙，莫若找個寓所暫為歇息，明日再做道理，有何不可呢。」蔣平道：「不要如此，你三位有要緊之事，如何因我一人耽擱。小弟想起來了，有個去處頗可為聚會之所。離洞庭湖不遠，有個陳起望，莊上有郎二人，一人姓陸名彬，一人姓魯名英，頗尚俠義。三位到了那裡，只要提出小弟，他二人再無不掃榻相迎之理。咱們就在那裡相會吧。」說著，擰眉攢目，又要肚泄起來。北俠等三人見此光景，只得依從。蔣平又叫伴當隨去，沿途好生服侍，不可怠慢。伴當連連答應，跟隨去了。

蔣爺這裡左一次，右一次，泄個不了。看看的天色晚了，心內好生著急，只得勉強認鑿，上了坐騎，往前進發。心急嫌馬慢，又不敢極力的催他，恐自己氣力不佳，乘控不住，只得緩轡而行。此時天已昏黑，滿天星斗。好容易來到一個村莊，見一家籬牆之上，高高挑出一個白紙燈籠。及至到了門前，又見柴門之旁，掛著個小小笊籬，知是村莊小店，滿心歡喜，猶如到了家裡一般，連忙下馬，高聲喚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只聽裡面顛巍巍的聲音答應。

不知果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